

四庫全書

集部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孫家賢

檢討<sub>臣</sub>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sub>臣</sub>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sub>臣</sub>周鎔

謄錄監生<sub>臣</sub>趙金簡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三

蘇端薛復延簡薛華醉歌

天寶十五載自奉先挈家避地鄜州及陷賊中

作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

第能此起不患辭窮

愛客滿

堂盡豪傑開延上日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

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冰雪古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

聞戰鼓悲急觴為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

容已枯槁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

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

此老歌行之妙有不自知其所至者

何劉沈

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

傷不自保

可哀

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澠

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

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豪俠口趙曰書正月上日注上日朔日也故玉

燭寶典以正月一日為上日

洙曰詩我心憂傷慙焉如

搆何劉沈謝謂何遜劉孝綽沈約謝朓也鮑照字明遠

修可曰宋景文公筆錄今人多誤鮑照為鮑昭李商隱

詩有肥烹鮑照葵之句昔金陵人有得池中石刻作鮑

照蓋武后名璽唐人讀照為昭爾洙曰  
晉衛玠談道平子絕倒左傳有酒如澠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鶴曰時公自奉先來依舅

氏崔少府詩中云相公軍指哥

舒翰時祿山反名翰守潼關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况當朱炎赫高  
齋坐林杪信宿遊衍間清晨陪躋攀傲睨俯峭壁崇岡  
相枕帶曠野懷咫尺始知賢主人贈此遣愁寂危堦根  
青冥曾冰生淅瀝上有無心雲下有欲落石泉聲聞復  
息動靜隨所激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吏隱適情性



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猛將紛填委廟謀畜長策東

郊何時開帶甲且未釋欲告清宴罷難拒幽明迫三嘆

酒食傍何由似平昔

幽明迫酒食傍皆俚拙○洙曰傳再宿曰信宋玉招魂曾水我我希

曰汝南先賢傳郭欽吏隱于蟻陂之陽洙曰天台賦靈

仙之所窟宅夢弼曰雕胡菰米也宋玉賦主人之女為

臣炊雕胡之飯洙曰謝靈運詩引領羣良觀海賦盤渦

谷轉渦烏木切水坳也殷於謹切醬自秋切萃昨律切

高峻貌希曰同州西與南至華州皆不滿百里故華岳

見於前軒趙曰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玉觴本中曰

此言至尊盱食雖御酒而無味然有相公之軍胡羯亦

不足敵也洙曰書命畢公保釐東郊又徐夷並興東郊

不開史帶甲百萬罷一作疲程曰左氏傳

魏子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問三嘆何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鶴曰三川縣屬郿州以華池水黑水洛水會同得名華原

指華原郡豈非公自白水經華原而後至郿州也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窮谷火  
雲無時出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行潦相逐感蒼翁  
川氣黃羣流會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踣恐泥竄  
蛟龍致遠恐泥如笑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樹礪礪共充  
塞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狀意不刻更高更險興寄浩然不有萬穴  
歸何以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覆漂沙拆岸去



漱壑松栢禿乘陵破山門迴幹裂地軸交洛赴洪河及  
關豈信宿應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穢濁殊未清風濤  
怒猶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黤黷浮生有蕩汨吾道正  
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雲雷屯不已艱險路更

跼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

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

鄭曰脰呼回切水相擊也翁  
鳥孔切旬口荅切謂氣之翥

鬱也夢弼曰踣蒲北切言浪高陰崖為之沉蹶也泥乃  
計切查與槎同礪洛罪反礪口罪反礪礪沙石也言水  
勢漂蕩枯查與沙石同共隘塞也薛曰江河淮濟是謂  
四瀆鄭曰漂匹妙切浮也夢弼曰華原縣有三門山洙

曰春秋括地象云地有三千六百軸夢弼曰寰宇記鄜州洛交水在縣南乃洛水交會之所及關謂潼關也鄭

曰黔十敢切黷徒  
卜切黷黷垢黑也

贈高式顏

夢弼曰按高適集式顏乃適之族姪也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

使在晚唐則入中對矣

故人還寂寞削

迹共艱虞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平生飛動意見爾

不能無

語見胃次賓主兩得之○洙曰世說晉王戎過黃公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

暢於此壚自嵇阮云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今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師曰公少與高適李白常入酒壚論文酣詠自亂離以來相失今見式顏則平生飛動之意不能自己也

彭衙行 夢弼曰左傳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漢為彭衙縣其故城在同州白水縣東北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

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子還

十字最是

情癡女飢咬我啼畏猛虎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

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相攀牽既

無禦濕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日數里間野果

充糗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烟少留同

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延客已曛

黑張燈啓重門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  
相視涕闌干衆雛爛漫睡喚起霑盤殮誓將與夫子永  
結為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達  
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  
爾前彭衙行是痛定思痛非紀行比也○洙曰書顏厚  
有恠悝渾乃定切糲乾食也夢弼曰同家窪即同  
州同谷窪鳥瓜切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希曰孫宰  
當是三川之宰鶴曰漢息夫躬絕命辭云涕泗流兮崔  
蘭瓚曰崔蘭涕泣闌干也夢弼  
曰夫子指孫宰也患胡官切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遙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

舉新酣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時魂

鮑曰平陰

屬河南郡洙曰烽燧有寇則舉

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深負鵲鴿詩生

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

洙曰西京

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棠棣詩鵲鴿在原兄弟急難

哀王孫

王深父曰時安祿山驚潼關玄宗倉卒西幸夜半出延秋門諸嗣王及公主之在外

者皆不及從其後多為祿山所屠鮮有脫者此詩記而哀之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

屋底達官走避胡

起如童謠省叙事處

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

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

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

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

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為王

孫立斯須昨夜春風吹血腥東來索駝滿舊都朔方健

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

服南單于花門務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

孫慎勿踈五陵佳氣無時無

忠臣之盛心倉卒之隱語備盡情態○夢弼曰延秋

門京城之西門漢書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鮑曰東來素馳謂賊自東都進也舊都謂長安洙曰史思明傳祿山陷南京以馳運兩京御府珍寶於范陽不知紀極師曰朔方健兒指哥舒翰領朔方兵守潼關也翰昔禦吐蕃稱精兵而今為賊所敗故云何愚也洙曰太子謂肅宗即位於靈武師曰南單于即回紇也回紇以花門白號務面謂披其面度示誠惻也洙曰時回紇舉兵助順夢符曰漢耿秉卒匈奴聞之舉國號哭或至梨面流血梨即務字務剝也古通用師曰狙竊聽也洙曰五陵漢五陵也趙曰後漢蘇伯阿望春陵城曰氣佳哉鬱鬱葱葱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  
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愈緩

愈悲，俛仰具是。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  
何時倚虛幌，雙照淚

痕乾。

鄭曰：鄜州，今陝西路。鄜，芳無切。幌，戶廣切。帷也。

遣興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  
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

最是

真意

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  
鹿門攜不遂，鴈足繫難期。

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  
儻歸免相失，見日敢辭遲。

落魄



怨極能自道者○語少意多善自寬○洙曰驥子公之  
子宗武也後漢龐德公攜妻子隱鹿門山蘇武傳天子  
射上林中得鴈足有  
繫帛書仰魚向切

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二毛

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

洙曰傳君子不禽  
二毛注頭白有二

色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梢林莽比屋豪華固難數

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

謂聞此歌也○洙  
曰宋玉風賦麗石

伐木梢殺林莽莽  
莫補切宿草也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

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雄豪放蕩語盡氣盡○它人稱豪說

霸更不足道洙曰杜曲在長安之南公之所居也漢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石沒羽視之石也廣所居郡間有虎嘗自射之

悲陳陶

鮑曰是年十月辛丑房琯及祿山戰于陳陶斜敗績癸卯琯又以南軍戰敗績希曰

陳陶斜在咸陽縣而公止云陳陶蓋斜者山澤之名故又曰陳陶澤東坡志林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作陳濤不知孰是時琯臨敗猶欲持重以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促戰

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馬得  
附書與我軍思待明年莫倉卒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  
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雪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洙曰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

射趙曰羣胡指朔方安西回紇大食兵相助討賊然夷狄之性不無殘擾故房琯雖喪兵而都人不願胡兵討賊只望官軍至也

### 悲青坂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西

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水晚蕭颼青是烽烟白人骨

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

夢弼曰地理志伊吾郡有太白山青

坂去太白凡五里唐書志太白山在岐州郿縣按房琯時起軍於太白古樂府飲馬長城窟希曰莫兒謂祿山所發同羅奚契丹室韋之衆黃頭謂以黃蒙其頭也晚一作野颼色櫛切

對雪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舞回風瓢

棄樽無綠燭存火似紅

一字變態

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空

杜曰酒曰綠酒沈休文詩憂來命綠樽洙曰世說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元日寄韋氏妹

至德二載  
在賊中作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移春

城迴北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

鍾離

縣屬濠州夢弼曰郎伯乃妹之郎伯謂韋氏也趙曰長  
安上直北斗故謂之北斗城希曰春城疑是秦城夢弼  
曰郢楚地也言郢乃  
紀妹氏之所寓也

###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收得  
是如

此○更深更長乃不及此○司馬溫公曰腴羊墳首三星在蜀言不可久也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近世唯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它皆類此不可偏舉

憶幼子

洙曰公之幼子  
宗武小名驥子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  
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  
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  
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軒  
趙曰

柴門指言鄜州  
羌村寄家之地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貴語

不犯○怨而不傷狂而不直評者不能及此

仳離放紅藥五字本不可解想像青

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洙曰漢郊祀歌月穆穆以

穆如金之波流也夢弼曰仳離別離也仳匹婢切詩有  
女仳離紅藥桂花也趙曰青蛾或作蛾非本作蛾翠眉  
之謂也洙曰牽牛織女二星世說  
牛女隔河而居七夕則渡河而會

哀江頭

夢弼曰曲江為京都勝賞之地遭  
祿山焚劫之後荒涼公故有感也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

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  
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  
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墮雙飛翼明  
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  
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

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

如何一句道盡第常誦之云耳○司馬溫

公曰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其地盡廢文宗覽子美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有司於兩岸建亭館馬洙曰南苑在曲江坊南昭陽漢殿名李白詩漢



宮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此以喻楊貴妃也唐制內宮才  
人七人射食亦切趙曰血污遊魂謂車駕次馬嵬賜貴  
妃自盡夢弼曰渭水在京城劍閣在蜀時明皇西幸尚  
留蜀也蘇頲濱曰大雅綿九章頌太王遷幽建都邑營  
宮室而已至其八章迺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始  
及昆夷之怒尚可也至其九章迺曰虞芮質厥成文王  
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  
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  
聯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為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杓此最  
為文之高致耳若杜鵑時有哀江頭詩予愛其詞氣  
如百金戰馬注坡鵲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  
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所以  
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朱曰孔巢父  
字弱翁冀州

人少與李白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  
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赴江淮以從事辟之巢父察

其必敗側身潛  
適由是知名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詩卷長留天地間

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

不必有所從來不必有所指玄又玄  
衆妙門口七字浩然以其將隱也蓬萊織女回雲車

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惜君只欲苦死留

兩君具  
賓主

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

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

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其跌蕩創

意故成一家言○洙曰莊子鴻濛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希曰淵明詩彭祖愛永年掉頭不可住夢弼曰巢父善屬文吟詩有徂徠集行於世趙曰珊瑚樹生海底石上見晉書洙曰左氏傳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有子謂其子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夢弼曰靜者謂蔡侯之為人恬靜而其慙意有餘也除庭除也空中書謂鴈傳書也趙曰禹穴在會稽山上洙曰南尋禹穴見李白一作若逢李白騎鯨魚希曰法華經問訊如來

###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魯嘗曰大雲寺在長安贊公為大雲寺主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

便爾超悟

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

瑞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暗芳玉繩回斷絕鐵鳳森翱翔

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牀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

此如

自好○修可曰維摩經菩薩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  
獲得藏三昧希曰琅璫字見漢書皆以為長鎖公今所  
用蓋指為鈴鐸故東坡有風動琅璫月向西洪龜父有  
琅璫鳴佛屋之句皆本此洙曰玉繩星名趙曰陸倕石  
闕銘銅爵鐵鳳之工蓋施爵鳳於屋脊上者梵放蓋佛  
事至梵音必唱而誦之殷上聲洙曰史記沃野千里

兒童汲井華慣捷餅在手霑灑不濡地埽除似無筵明

霞爛複閣霽霧塞高牖側塞被徑花飄飄委墀柳艱難

世事迫隱適佳期後晤語契深心那能總鉗口

閒情  
磊落奉

辭還杖策暫別終回首泱泱泥污人狎狎國多狗既未

免羈絆時來憇奔走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

修可曰  
本草并

花水謂平旦第一汲者夢弼曰複重也舉拓開也狎魚

斤切按字當作信犬吠聲也又狎與信通宋玉九辯猛

犬信信而近吠

果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

果

所願與恆幽期同但果字痛

到扉開復閉撞鐘齊及茲

快○隨意下字自諭一時

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衰把臂有多日開懷無愧辭

此要

等黃鸝度結構紫鵠下果愚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

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

趙曰江總大莊嚴寺碑云光

釋經言聞正法如食醍醐然覺範曰世說云淳酪養性

人無妬心則醍醐之能發性抑可知已此釋經所以取

喻正法也洙曰絕交論把臂之英余曰漢書音義果愚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果愚然一曰

屏也果音浮愚音思洙曰

沙門惠休姓湯氏善屬文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

宛轉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

雨瀉暮簷竹風吹青井芹天陰對圖畫最覺潤龍鱗

索意

寫景俱異想見其處○鄭曰氎達協切毛布也時可曰

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其中絲如細鱸名為白氎國

人取之織以為布洙曰晉沙門支遁字道林有才辨高僧惠遠有宿德夢弼曰青井芹謂青泥坊芹菜集有贈崔氏草堂詩飯煮青泥坊裏芹是也

雨過蘇端

公自注端置酒卞園曰端時白衣按唐科名記端來春始及第

鷄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諸

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

人情有此

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

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紅

稠屋角花碧委墻隅草親賓縱談謔喧鬧慰衰老況蒙

霈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蕭蕭春增華青  
熒陵陂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飢豈無涯

善自寬

干戈雖橫放慘淡關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丈  
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萊與麻千載  
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瑕英賢遇  
輒軻遠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迴首白日斜漢陰有鹿  
門滄海有靈查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

宋曰西都賦  
琳珉青熒莊



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陂橫戶孟切四皓避秦入商雒山  
採芝以食隱而不出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  
種瓜長安城東史記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朽  
矣賈誼傳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揚子龍  
蟠于泥希曰鹿門龐德公隱地在漢水之陰趙曰張華  
博物志天河與海通世有人居海渚年年八月見浮槎  
去來不失期查與槎同洙曰世說殷  
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夢弼曰鄭駙馬名  
潛曜尚臨晉公主

廣文名虔駙馬乃虔之姪也鶴

曰鄭駙馬池臺在河南新安縣

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杯咄咄然臍郿塢敗握節漢臣

回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別離經死地披寫忽登臺

是重對秦簫發俱過阮宅來醉留春夜舞淚落強徘徊

洙曰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漢董卓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萬歲城及呂布殺卓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蘇武為漢中郎漢使匈奴單于使武牧羶北海上武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毛盡落留十九年而還鶴曰是年正月祿山為安慶緒所弑故有然臍之喻又公與鄭時同在賊中故相期為漢臣之回也夢弼曰列仙傳蕭史善吹簫秦繆公以女弄玉妻焉晉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居道之北此以秦簫美酤馬又以二阮比其叔姪也

喜達行在所三首

夢弼曰肅宗即位於靈武移軍鳳翔公脫賊西走謁帝行在拜

左拾遺○夏自賊中達行在所作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迴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霧

樹行相引蓮峯望忽開

荒村岐路之間望樹而往並山曲折或見其背或見其面非身

歷顛沛不知其言之工也

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趙曰岐陽乃鳳翔也著涉略切

置也洙曰所親字見漢書

愁思胡笳夕

不待下句

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

人

五字可傷即旦暮人耳暫時更警

司隸章初覩

此情如何

南陽氣已新喜

心翻倒極鳴咽淚沾巾

此豈隨人憂樂語沈曰胡笳胡人捲蘆葉吹之以作樂洙曰後

漢班超妹昭上書請超曰丐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關庭間道言伺間隙之道而行班超從間道至疏勒間去

聲師曰暫時人言不敢保其性命也夢弼曰後漢光武紀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官府於是置僚屬作文移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子繡鬢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謝玄暉詩還覩司隸章又庾信哀江南賦反舊章于司隸洙曰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喏曰氣佳哉鬱鬱葱葱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獨行中路間關憂患累百言不自慙者一見垂淚猶

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只影靜心

蘇字每日跋涉擾擾危不自保皆可想見而此喜亦未易自言它人無此苦有此苦無此言又不知前人已言爾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鶴曰太白山在鳳翔武功縣屬京兆洙曰前漢刑法

志京師有南北軍屯武帝內增七校注中壘屯騎步兵  
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言  
七也鄭曰  
中竹仲反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

詩中

未見有為賊所得一節豈非以脫身西走語致誤耶但自鄜州出即脫身也

麻鞋見天子衣

袖露兩肘朝廷慙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遺流離

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

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

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  
嶽崙猛虎場鬱結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  
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

極一時憂傷之懷賴自能賦毫髮不失○後山云不敢問何如

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鄭

潼徒紅切水名出廣漢上有關名潼關慙眉殞切鶴曰  
通典云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以掌供  
奉諷諫開元以來尤為清選洙曰三川在鄜州時公  
之家寓三川嶽去金切崙魚音切山貌中興之中竹仲反

### 得家書

去憑遊客寄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熊

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踈二毛

趨帳殿一命侍鸞輿北關妖氛滿西郊白露初涼風新

過鴈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眷言終荷鋤

師曰熊兒即宗文驥

子即宗武公之子也鶴曰風俗通云噬虫曰恙古者人多野宿為恙所噬故早相見必勞問曰無恙乎洙曰傳君子不禽二毛注頭白有二色帳殿言天子行幸所在以帳為殿也師曰周有一命再命之士洙曰時公至行在授左拾遺故有一命之語北關妖氛謂京師尚未收復也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鶴曰涼州漢武威郡唐屬隴右乃河西節

度治所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

鮮麗稱事非  
衰颯老人語

繡衣黃白郎騎

向交河道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

到須早去秋羣胡反不得無電掃此行牧遺屯風俗方

再造族父領元戎名聲閣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飄按城

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闊溟漲浸絕島

罇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東

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師曰  
漢桓

典為御史常乘驄馬時人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洙曰漢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持斧捕盜唐安西去交河



郡七百里以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希曰去秋指  
至德元載時吐蕃陷隴右宕鄯郭涼等州涼州為節度  
之所治不可使失故天子憂之正後詩所謂須存武威  
郡之意也鶴曰族父謂杜鴻漸按本傳至德二載遷河  
西節度使夢弼曰公時為拾遺長孫為侍御史皆  
諫官故云同官東郊謂史思明西極謂吐蕃也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鶴曰漢中唐興元府本梁州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天  
子從北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二京  
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河稅使者紛  
星散王綱尚旒綴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

歷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輟諫官  
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  
史晨征憇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回風吹獨樹白日  
照執袂慟哭蒼烟根山門萬里閉居人莽牢落遊子方  
迢遞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  
帝我無匡復資聊欲從此逝

洙曰易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揚

雄河東賦矍天狼之威弧黃曰天子從北來言肅宗即位於靈武洙曰頓兵岐梁下言肅宗移兵鳳翔也詩為下國綴旒又公羊傳君若贅旒處趙曰南伯謂漢中主將也修可曰漢志注日月五星謂之七曜洙曰左傳伍

奢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注肝晏也鶴曰補闕掌供奉  
諷諫又御史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史此謂樊以侍  
御史為判官也洙曰左傳吳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為  
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夢弼曰後漢  
更列帝謂光武建中興之業也  
漢紀高帝曰吾亦從此逝矣

###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鮑曰亞字次公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時事擢校書

郎時杜鴻漸節度河西奏署幕府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

杜亞何如發語怪怪深似有足

望時危異人至令弟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  
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家爾腹為篋笥應對如轉丸踈

通略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為灰君臣  
俱下淚崆峒地無軸青海天軒輊西極最瘡痍連山暗  
烽燧帝曰大布衣

曰字  
恐誤

藉卿佐元帥坐看清流沙所以

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試須存武威郡為畫長  
久利孤峯石戴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

醉踴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

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驎龍吟迴其頭

孤峯石戴驛龍  
吟迴其頭皆奇

語夾輔待所致

夢弼曰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崆峒  
山在西博物志地有三千六百軸此言

吐蕃入寇也青海在東乃哥舒翰戰處詩如輕如軒此  
言山東危而不安也彥輔曰邊方有警晝則燔燧夜則  
舉烽洙曰書西被于流沙漢文帝前席賈生夢弼曰武  
威郡即安西都護府也羶羊臭也大觀三年郭隨出使  
嘗舉黃羊飲不羶蘆酒多還醉以問擯者時立愛立愛  
云黃羊野物可獵取食之不羶蘆酒麋谷醞成可撥醕  
取不醉也但力微飲多即醉二物皆北方所有信子美  
之言驗矣蘆蔡肇本作魯引魯酒千杯不醉人為證希  
曰漢高帝紀撥亂世反之正修可曰漢書光武時異國  
有獻名馬日行千里詔以馬駕鼓車洙曰左傳夾輔周  
室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夢弼曰同谷郡  
今成州晉仇池

郡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偏  
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予雖軀幹小老氣橫九州挺身  
艱難際張目視寇讎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鑾輿駐  
鳳翔同谷為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鎮抱罕隄此邦承平  
日剽劫吏所羞況乃敵未滅控帶莽悠悠府中韋使君  
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求受詞太白脚走  
馬仇池頭古色沙土裂積雪陰雲稠羌父豪豬韡羌兒  
青兕裘吹角向月窟蒼山旌旆愁鳥驚出死樹龍怒拔

老湫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

丘中原正格關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沉與浮

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論兵遠壑淨亦秀亦可縱冥

搜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投洙曰天子行幸所在曰行

在西海之中四面皆有弱水遶之洙曰唐安昌郡河州

里枹罕縣枹罕故羌侯也枹音孚本枹鼓字也太白山

在鳳翔郿縣仇池在成都上祿縣山上有池夢弼曰山

海經注豪豬能以頸上豪射人也說文兕如野牛青色

皮厚可為鎧泰伯曰樂錄云蚩尤率魍魎與黃帝戰于

涿鹿帝乃命吹角為龍以禦之洙曰月窟西極也格關

相抗而殺之曰格魯曰詩有杙

之杜生于道周釋文周曲也

大邑曰巨邑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洙曰

郭中丞英乂也郭知運之季子肅宗興師朔野英乂以將門子特見任用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淒涼餘部曲燁赫舊家聲鵬

鶚乘時去驂騑顧主鳴艱難須上策容易即前程斜日

當軒蓋高風卷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

松沙皆屬點綴

和虜猶懷惠防邊詎敢驚

上句有風下句傷時

古來於異域鎮靜

示專征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駭鯨中原何慘黷餘孽尚

縱橫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



行宸極妖星動園陵殺氣平空餘金椀出無復總帷輕

如箭入昭陽至總帷金椀愈甚矣非所忍言

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果愚

朝共落綸栢夜同傾三月師逾整羣雄勢就烹瘡痍親

接戰勇決冠垂成妙譽期元宰殊恩且列卿幾時回節

鉞戮力埽欃槍圭竇三千士雲梯七十城

語不必屬隨意描畫恥

非齊說客甘似魯諸生通籍微班忝周行獨坐榮隨肩

趨漏刻短髮寄簪纓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漸衰那

此別忍淚獨含情廢邑狐狸語空村虎豹爭人頻墜塗

炭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律前軍壓舊京安邊仍扈從

莫作後功名

趙曰西山將謂英又先為秦州都督詔還加隴右節度也燁一作烜鶴曰天水郡秦

州也雪山指西山也洙曰左傳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陳琳檄云若駭鯨觸細網趙曰祿山反幽州陷河北及洛陽長安此所謂奔突幽薊而觸冒周秦也洙曰文選云上慘下黯趙曰祿山既殺慶緒為寇此所謂餘孽尚縱橫也洙曰箭檄書箭也昭陽漢殿名趙曰漢周亞夫細柳營在長安笳吟細柳言胡人之笳乃在漢營也王子白衣行言王子以避亂之故隱迹為白衣而行也夢弼曰南史沈炯字初明為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道天臺為表奏之陳己思鄉之意云甲帳朱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筵遂出人間或引孔氏志怪漢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充與崔女為婚得金筵一枚事非也洙曰果愚漢書注連關連關也櫬槍釋文妖星也上初銜下楚

耕切記儒有華門圭竇注門旁竈穿牆為竇如圭墨子  
楚王令公輸作雲梯以攻宋漢酈食其傳韓信東擊齊  
齊軍歷下以拒漢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守備韓信  
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襲齊叔孫通傳  
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通籍通朝籍也徵  
班公自謂為拾遺也詩真彼周行箋云周之列位也後  
漢宣東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  
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此以美  
英乂也魏志王粲以西京擾亂皆不就辟乃之荊州依  
劉表漢禰衡注見前夢弼曰時朝廷以廣平王俶為元  
帥李嗣業為前軍收復長安新律  
謂師律也扈從謂扈駕復還闕也

送楊六判官使西番

鶴曰是年吐蕃遣使來請討  
賊且修好肅宗遣給事中南

巨川往報聘楊蓋  
贊巨川以行者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離難絕  
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勅書憐贊普兵甲望長安宣命  
前程急惟良待士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為官垂淚方  
投筆傷時即據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邊酒排金  
盃夷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乾慎爾參籌畫

從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搏

權可取稍礙不  
是氣象○趙曰

往吐蕃當渡青海故云海氣寒也鶴曰帝京氛祲滿謂  
京師尚未收復也贊普吐蕃君長名洙曰漢揚雄字子  
雲三世不徙官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班超家貧為  
官傭書久勞苦投筆嘆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效傳

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馬援傳劉尚深入五溪軍沒馬援因請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趙曰吐蕃聯毳帳以居號大小拂廬也莊子鵬之徙於南冥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哭長孫侍御

鶴曰前有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當是得武威之命未到而死

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舊乘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唯餘舊臺栢蕭瑟九原中

洙曰禮闈

禮部所設以取士也晉郗詵對武帝云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憲府御史所居之署也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趙曰漢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檀弓注卿大夫之墓地在

原九

奉贈嚴八閣老

鮑曰嚴武時為給事中夢弼曰按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為堂老兩

省相呼為閣老公時為左拾遺與武正聯兩省也

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鵬鶚在秋天客

禮容踈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

鶴曰漢舊

儀丞相聽事閣曰黃閣然則給事中何以得云登黃閣蓋給事中屬門下省其長曰侍中與中書令參總而顯判省事即宰相也給事掌分判省事故得同登黃閣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聞字

鶴曰時賈至為中書舍人

嚴武為給事中又按公是年六月薦  
岑參狀左補闕乃韋少遊裴薦也

田園須暫住戎馬惜離羣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一  
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晴吹角那堪處處聞

晚行口號

鮑曰公時家在鄜州有墨制許往省視  
○八月自鳳翔還鄜州及扈從還京作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鴈浮寒水飢鳥集成樓市

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人知江令

自陳入隋不知其自梁時已達官矣自梁入陳又自陳  
入隋歸尚黑頭其人物心事可知著一梁字而不勝其  
媿矣詩之妙如此豈待罵哉○趙曰三川鄜州縣名也  
夢弼曰江總字總持在陳掌東宮管記與太子為長夜

之飲後主即位授尚書令京城  
陷入隋為上開府復歸老江南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神

至淺

淺者亦自喻

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

野人

洙曰西京雜記陸賈曰目矐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微大

然亦宜

徒步歸行

公自注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魯嘗曰特進李嗣業也時守邠

州公經途作此贈之就其借乘馬代勞往鄜州也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是  
武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  
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無老少  
論交何必先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

謂家人望其歸須借馬馳去○洙曰論交一作論心○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師曰櫪馬槽也修可曰崔豹古今注始皇有七馬一曰追風廣韻馬黃白色曰驃希曰按李嗣業傳嗣業至鳳翔上謁肅宗喜曰卿至賢於數萬衆以為前軍收長安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前後賞賜皆以助軍有宛馬千疋

玉華宮

夢弼曰按唐志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之鳳皇谷寰宇記正殿覆瓦餘皆葺茅當時

以為清涼勝於九成宮也師曰自此詩以下至  
卷村乃公趨鄜路紀所經見兼述抵家情況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

哀思

苦語轉換簡遠有長篇餘韻末更自傷非意所及

陰房鬼火青壤道哀湍瀉萬

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美人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

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

途問誰是長年者

起結淒黯讀者殆難為情口梅聖俞曰玉華宮近有魯符堅墓前右溪曰

醜醜蓋取溪色如酒色之碧也溪回言回遠也惟回遠故松風不歇夢弼曰淮南子人血為燐許慎注其死之

血為鬼火燐者鬼火之名洙曰莊子子綦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游曰地籟則衆

竅是己人籟則此竹是己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然也注籟籟也夢弼曰美人言殉葬木俑也公詩末意蓋傷苻堅安在美人已化為黃土是以憂來浩歌揮淚盈把又自傷在征途間豈能長久者乎

### 九成宮

夢弼曰按唐志九成宮在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本隋仁壽宮正觀間修之以避暑

因更名馬山有九重故有九成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曰

并畫地形

曾宮憑風迥岌業土囊

口立神扶棟梁鑿翠開戶牖

雄稱二語

其陽產靈芝其陰宿

牛斗紛披長松倒揭嶸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  
數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朽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有

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雕牆後感嘆

之尤得體者我來屬時危仰望嗟嘆久天王守太白駐馬更

回首夢弼曰曾與層同迥一作迴岌逆及切業逆怯切岌葉山貌張衡西京賦狀巍巍以岌葉宋玉風賦

夫風起於青蘋之末威怒於土囊之口魯靈光殿賦神

靈扶其棟宇又飛陛揭嶠魚列切鶴曰唐志云九成宮

周垣千八百步并置禁苑及府庫官寺等太宗高宗嘗

臨幸舊史志云九成宮總監一人副監一人丞一人錄

事一人府三人史五人洙曰周穆王遊於崑崙山見西

王母與宴於瑤池之上王元長曲水序穆滿八駿如舞

瑤水之陰書峻宇雕牆趙曰守音狩太白山名守之為

義言肅宗在鳳翔也夢弼曰天王守太白與春秋狩于

河陽之義同也五代晉開運三

年官書本及晁以道本並作狩

羌村三首

夢弼曰：廊州圖經：州治洛交縣羌村洛交村墟。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隣人

滿牆頭，感嘆亦歔歔。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更字正合反聲。○當

時適然千載之淚常在。人目詩三百不多見也。○馮曰：赤雲，西峰返照雲，漢皆赤色。洙曰：班孟堅西都賦：巖峻崢嶸，金石崢嶸。

注：崢嶸，高秀也。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昔好追涼，故遶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

禾黍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洙曰禾黍一作

黍林又黍稌魯曰糟牀即酒醅也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荆父  
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辭  
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  
老歌艱難媿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坐淚縱橫

北征

鶴曰公自鳳翔還鄜州此詩述在路及到家之事當是九月作東坡曰北征詩識君臣之

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詩眼曰蓀草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

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  
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  
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  
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  
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華拜辭  
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安恐君有遺失君誠中  
興主經緯固密勿中原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  
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  
人烟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

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郊入地底涇水  
中蕩滴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  
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  
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長篇自然不可無此○愁結中  
得從容風刺語此大篇興致

緬思桃源內益嘆身世

拙坡陀望鄜時谷巖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未  
歸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  
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況我



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  
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  
啼垢膩脚不韞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圻波濤  
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  
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包衾裯  
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粧隨  
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  
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

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

北征精神全得一段畫意他人窘態有甚不能自言又羞

置勿道

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祆氛

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

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

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

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

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

氣有肅殺禍轉豈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

事與古先別姦臣競薶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  
自誅褒姒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  
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  
獸闔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埽洒數不

闕

數音朔謂每有喪亂終必反正

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夢弼曰東胡指安慶

緒也時慶緒弑其父祿山而襲偽位矣詩行邁靡靡注猶遲遲也洙曰回首鳳翔縣時肅宗在鳳翔也希曰郊謂邠州地乃涇水之所通也鄭曰橡徐兩切柰實也希曰桃源在邠州夢弼曰邠音孚邠州也時諸市切祭天所也前漢郊祀志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於地止於鄜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洙曰潼關哥

舒翰所守師敗而降夢弼曰公言妻子寒凍以海圖繡為小兒袒衣故波濤為之圻繡紋為之移天吳及紫鳳之類或顛或倒也趙曰天吳海圖所畫之物紫鳳所繡之物也山谷云天吳水獸八首八足尾背青黃見山海經夢弼曰至尊謂肅宗也左傳天子蒙塵于外回紇或作回鶻非蓋德宗時方請易為回鶻也洙曰送兵五千人時回紇以兵五十助順趙曰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言回紇助順主上雖虛心以待其破賊然時議恐畢竟為害所以氣欲奪也希曰書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夢弼曰青恒碣石皆東北之地言自此可以略定矣定功曰酉陽雜俎云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言世事乖者稱狼狽洙曰褒姒褒姒姐已也此言誅楊貴妃也魏泰道輔曰唐人詠馬嵬之事尚矣世所稱者劉白禹錫云官軍誅倭幸天子捨妖姬樂天云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背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

貴妃也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蠢拙亦失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薤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乃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禍賜妃子以死無預官軍也胡仔元任曰褒如周幽王后也夏字疑誤當作商周魯曰宣光指周宣王漢光武中興也東坡志林曰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杖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國忠之策洙曰大同白獸皆禁中宮殿名也夢弼曰考之唐志無白獸闥之名豈假漢白虎門而言之乎鶴曰漢有白虎殿唐高祖名虎故改曰獸洙曰司馬相如賦建翠華之旗園陵天子所葬之處也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只

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

洙曰時官

軍營於長安之西言休照為征夫見月而感也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鶴曰按史是年九月丁亥以廣平王俶為

元帥司空郭子儀副之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發鳳翔壬寅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之北澧水之東與賊戰斬首六萬賊大潰

癸卯大軍入京師甲辰捷書至鳳翔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帳

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路失

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

五丈本不可省與花溪同

八水散

風濤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  
勞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  
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鼉戈鋌開雪色弓矢向秋毫天  
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云遺毒螫已是沃腥臊睿想  
丹墀近神行羽衛牢花門騰絕漠拓羯渡臨洮此輩感  
恩至羸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騎突劒吹毛喜覺都城  
動悲連子女號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獨欲一日親見不可得想  
像欲狂口本作只待獻香醪先生與觀序本定作準擬  
洙曰京縣者京師之縣也時王師至安慶緒奔於陝郡

趙曰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遊於鼎沸之中異苑栢謙太元中見有人皆長寸餘被鎧持槊從垣中出緣机登竈蔣山道士令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希曰後漢第五倫使謝夷吾牧烏程長按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閭伏哭而還白倫曰竊以音候知長當死遊魂假息非刑所加至月餘長果暴卒鶴曰舊史御帳殿受朝賀蓋行幸時以幄帟為殿也趙曰玄冕卿大夫之服沈曰周禮以車轅為門梁陳慶之所統之兵悉著白袍前漢書出稱警入稱蹕止行人也洙曰羊腸坂在太行天下之險也崔豹古今注高宗有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天子有雉尾扇長安近地有五丈原時賊退敗故云壁壘空也關內八水涇渭滹灞潏醴潏散風濤言寇亂漸平也趙曰元帥司空詳見題下注夢弼曰漢蘇武使匈奴杖節牧羝北海上晉呂虔有佩刀相者曰必三公可佩時王師收長安以李嗣業為前軍又嗣業嘗為左右陌刀將花



門謂回紇也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拓羯謂安西也按西域傳安西者即康居小君長屬王故地募勇健者為拓羯猶言戰士也漢志臨洮縣屬隴西郡時用朔方等兵故云爾洮曰劍吹毛言其利也古云吹毛之劍漢董卓傳呂布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

### 收京三首

仙仗離丹極妖星帶玉除須為下殿走

舊嘗不滿此語以收京言之尚

耳不可好樓居暫屈汾陽駕聊飛燕將書依然七廟略

更與萬方初

洮曰須為下殿走不可好樓居一作得非羣盜起難作九重居夢弼曰說文除殿陞

也洙曰世說樊噲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漢武紀公孫卿曰  
仙人可見但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  
甘泉作延壽觀焉師曰玄宗好神仙故有此句洙曰莊  
子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  
汾水之陽窅焉喪其天下焉史記魯仲連傳燕將攻下  
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  
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天以射  
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而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  
城王制天子七廟趙曰兵謀謂之廟略蓋謀於  
七廟之中也夢弼曰更平聲與民更始之義也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

沈痛

敦厚讀之墮淚

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叨逢罪己日霑灑望

青霄

希曰嵇康養生論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  
洙曰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鶴曰是年十二月

戊午朔肅宗御丹鳳門下制大赦洙曰商老商山四皓也漢高祖時戚夫人以寵將移動太子呂后用張良計召四皓使侍太子朝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各以姓名對上曰煩公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指示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書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澤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鮑曰羽翼懷商老謂裴冕杜鴻漸等輔相肅宗猶商山四皓輔漢太子也文思憶帝堯謂玄宗禪位猶堯授舜也洙曰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馬

汗馬收宮闕春城鏹賊壕賞應歌杖杜歸及薦櫻桃不言

宗廟而顛覆之感收復之幸具見非強點綴者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萬方

頻送喜無乃聖躬勞

情至藹然喜未有極○願幸捷書同日助喜之及語尤有味○洙曰

漢蕭何傳未有汗馬之勞鄭曰鏹楚酸切平也洙曰詩  
杖杜勞還役也禮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乃羞以含桃先  
薦寢廟漢叔孫通傳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  
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鶴曰離虜橫戈數  
謂回紇吐蕃諸外夷叛服不常也洙曰漢武帝為霍去  
病治第第宅也甲第甲猶言甲乙之次第謂第一之第

潼關吏

鶴曰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祿山反詔哥舒翰守潼關翰失守為賊所敗暨收復長安

增修阮險馬是時乃公歸京時作也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  
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雲  
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

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

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

夢弼曰草草勞苦貌詩勞

人草草薛曰世說云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夢弼曰列戰格即列柵也洙曰蜀都賦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夢弼曰哥舒翰與賊戰於桃林官軍恃險固不力戰遂為賊所乘自相踐蹂是以敗績書武成注桃林在華山東左氏傳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注今潼關是也要我之音於宵切

留花門

鶴曰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今言花門正指回紇也時用

朔方吐蕃回紇諸兵以討賊既收長安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為掃除范陽餘孽沙苑在同州同州為京師近輔故公詩云連雲屯左輔而深言其為農桑害也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  
古以為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胡為  
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  
黃鵠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烏休  
飛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  
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撒烈胡塵踰太行雜  
種抵京室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

洙曰前漢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南

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又云匈奴居北邊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夢弼曰匈奴舉事常隨

日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前漢匈奴傳贊曰周懿  
王時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詩人所作疾而歌之至懿王  
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  
玁狁至于大原言逐之而已贊又曰其慕義而貢獻則  
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應劭漢官儀故事云馬曰羈牛  
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洙曰前漢西域傳漢  
選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昆莫為夫人昆  
莫年老公主悲愁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  
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  
居常憂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  
之趙曰乾元初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嫁回紇可汗洙  
曰詩謂予不信有如皁日今言指白日以為盟約也鶴  
曰左輔注見前題夢弼曰鄺元水經太白山在武功之  
南夏宿雪其上今花門屯左輔近于太白山矣或謂回  
紇兵被白練猶積雪然也樓大防曰杜詩連雲屯左輔  
百里見積雪讀者謂止言其多爾如此則上句足矣何

用積雪之語惟能知回紇之人衣冠皆白然後少陵之意渙然夢弼曰撒匹蔑切上林賦奔騰撒烈本一作滅沒正異作撒揆洙曰太行山名丘布範書姬漢舊邦無取雜種

塞蘆子

鶴曰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以備吐蕃夢弼曰延州乃秦地之北門去州百八十

有里門山或云蘆子蓋兩山特立如門其形若葫蘆也鶴曰時官軍止知東討收復河洛而不知蘆子之可塞公俱有乘隙而入者故有此作又按是年冬史思明帥高秀巖以所部來降是詩乃作於未降之前也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荆杞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迴略大荒來嶠函蓋虛爾延州



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  
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毘戎徒馬退三百里蘆關扼兩

寇深意實在此誰敢叫帝關胡行速如鬼鶴曰張說嘗為朔方軍節

度往巡五城措置兵馬按唐舊史注朔方節度所管有

定遠城西受降城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又置諸節度使以統

拓邊境連西城皆置都護府州縣又置諸節度使以統

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時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

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竟召吐蕃之禍焉洙曰

史思明寧夷州人也時隨安祿山反河陽據懷衛二州

高秀巖哥舒翰麾下將也時為史思明偽河東節度將

兵西嚮山海經大荒之野雍州有嶠函之國謂嶠山函

谷即長安也鶴曰薛大夫當是御史大夫薛景仙以檢

校戶部尚書兼尹鳳翔嘗敗安祿山遊軍夢弼曰毘戎

即吐蕃也兩寇謂思明  
及吐蕃也時連結入寇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

為面別情見于詩

趙曰按唐史虔以祿山反陷賊偽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

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王維等並囚宣陽里以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即祈解於圓卒免

死貶台州

司戶參軍

鄭公樗散鬢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日

百年垂死中興時蒼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

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洙曰樗散之材言不合世用也樗散

字見  
莊子

瘦馬行

師曰此詩為房琯作琯喪師陳濤斜罷相出為邠州刺史時論多惜之謂其可以用

也

東郊瘦馬使我傷  
骨骼硤兀如堵墻  
絆之欲動轉欹側  
此豈有意仍騰驤  
細看六印帶官字  
衆道三軍遺路傍  
皮乾剝落雜泥滓  
毛暗蕭條連雪霜  
去年奔波逐餘寇  
騂騶不慣不得將  
士卒多騎內廐馬  
惆悵恐是病乘黃  
當時歷塊誤一蹶  
委棄非汝能周防  
見人慘澹若哀訴

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鴈為伴日暮不收烏啄瘡

哀窮悼屈亦

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

展轉

須痛快得意

忠厚惻怛感動千古洙曰郭璞江賦巨石碑砢以前却  
記觀者如堵墻沈曰碑兀骨高貌碑即兀切洙曰唐令  
諸掌牧馬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監  
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至二歲起春量強弱漸以飛字  
印印左廂髀膊駟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官馬賜人者  
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右頰夢  
弼曰六印一作火印三軍一作官軍洙曰乘黃亦名飛  
黃神馬也龍翼馬身背黃帝乘之登仙芻曰王褒聖主  
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厯塊洙曰顏  
延年緒白馬賦願終惠養蔭本枝兮

畫鵲行

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  
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  
滿膠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為衆禽沒。長翮如  
刀劒，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  
際，自有烟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夢弼曰：拘攣，謂以條拘繫。  
之洙曰：支道林好畜馬，云貧道重其神俊，舞鶴賦：歸人  
寰之宜卑。又云：烟交霧凝，若無毛質。陸士衡詩：紆鬱游  
情

臘日

臘日常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色還萱草

漏洩春光有柳條

小兒語  
大家數

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

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

洙曰萱草  
乃忘憂草

今俗云萬年韭霜雪不凋鄭曰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之正殿趙曰唐制臘日宣賜口脂面藥翠管銀罌所以盛之也

### 杜工部詩三卷補遺

悲陳陶

葛常之詩話杜子美陳陶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言房琯之敗也琯臨敗尤

持重而中人邢延思促戰遂大敗故子美深悲之  
美為右拾遺會琯罷相上疏力救琯肅宗大怒詔三

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洗兵馬行云張公一  
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感其救己也張無盡  
孤憤吟云房琯未相日所談皆臯夔一朝陳陶下覆  
沒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尚嗟咨則老杜救琯之  
章豈亦出於私情乎

### 送孔巢父歸江東

葛常之詩話云安祿山反永王璘有  
窺江左之意李白嘗受璘辟為府僚  
璘敗白流夜郎孔巢父亦為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  
敗潔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  
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  
住東將入海隨烟霧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無傲  
意也

### 送從弟亞赴河西

黃常明詩話云雨風作秋聲殺氣薄  
炎熾蓋用易雷風相薄左氏寧我薄

人無人薄我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哭長孫侍御

按唐高仲武編中興間氣集以此詩為杜誦作詩中賦頌作雅舊乘驄作屢東驄蕭

瑟作蕭颯

玉華宮

客齋隨筆曰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老杜玉華宮詩不

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為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也遂誦其離黃州詩偶同此句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駕中流望赤壁石脚挿水下昏昏烟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為一灑篙工起鳴舫輕櫓健於馬聊為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嘿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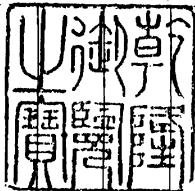
北征

唐字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

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

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

實此類是也文章即如人作家書乃是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三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周 鎔

謄錄監生臣趙金簡

欽定四庫全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四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公自注舍人先世掌絲綸夢弼曰賈至字

幼鄰父曾嘗於開元間掌制詰至從玄宗幸蜀為中書舍人帝傳位至當撰冊既進葉帝曰昔光帝詰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鶴曰長安志東內有大明宮會澤云貞觀間營永安宮後改名大明宮又改名建業宮咸亨初遷永安宮為含元殿復改為大明宮。乾元元年春至夏五月在諫省作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  
旌旗日暖龍蛇動

宮殿風微燕雀高

壯麗自是若非微字清麗不免癡肥矣設發此義

朝罷香煙

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

有鳳毛

洙曰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五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

更皆以五為節也希曰漢儀中黃門持五夜師曰箭乃滿箭軍中傳箭以直更洙曰天子之門九重晷曰記王

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絳時可曰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辭補新安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起宗

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珠有鳳毛東坡志林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

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雨後寂寞無聞馬直至歐陽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

飛意自閒萬馬不嘶聽凱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小生亦云今殿鐘鼓三更月野宿龍蘇萬靈

煙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  
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爾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  
禁城春色曉蒼蒼  
千條弱柳垂青  
鎖百轉流鶯繞建章  
劍佩聲隨玉墀步  
衣冠身惹御  
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  
朝朝染翰侍君王

和作

王維

絳幘雞人送曉籌  
尚衣方進翠雲裘  
九天閭闔開宮  
殿萬國衣冠拜冕旒  
日色纔臨仙掌動  
香煙欲傍袞

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和作

岑參

雞鳴紫陌曙光寒驚轉皇州春色闌金鑠曉鐘開萬

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

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舊溪胡仔曰老杜早

朝大明宮詩賈至為唱首王維岑參皆有之四詩佳

絕今蘇臺閣中杜工部集本不附此三詩惟錢塘舊

本有之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夢弼曰長安志唐內大明宮正殿曰含元元日冬至

受華夷萬國大明會宣政殿朔望御紫宸殿日御  
宣政殿東有東上閣門西有西上閣門故以掖稱  
鶴曰舊史舍元殿之後曰宣政宣政左右有中  
書門下二省公為左拾遺屬門下故曰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霏承委佩  
爐煙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鵲亦多時

佳處自可想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沫曰赤羽  
旗以赤烏

羽為旗也霏霏一作微微曲禮主佩垂則臣佩委蓬萊  
宮名即大明宮趙曰漢有鵲觀在甘泉宮蓋借以比  
當時之禁掖也鵲章移切沫曰青瑣謂省  
門也以青畫戶邊鏤金昱曰詩自公退食

### 紫宸殿退朝口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

花覆千官淑景移

春容  
雷麗

畫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

臣知

意外  
意

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稀聞本  
作聲聞

先生手定作稀聞洙曰唐制昭容正二品係九嬪趙曰唐制左拾遺隸門下省而門下在東故曰東省時公為左拾遺夢弼曰夔龍舜之二臣也晉荀勗罷中書監云奪我鳳凰池蓋晉人以中書擬邃比天上鳳凰池謝玄暉直中書省詩茲言翔鳳池嗚佩多清響文昌雜錄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天祐間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自此始罷也又云看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多煙花

柳今殿廷惟植槐楸鬱鬱然有嚴毅之氣也

### 晚出左掖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

麗

可想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

焚諫草者不  
欲人知也然

使人知其焚藁是猶欲知也雖焚藁亦避人騎馬欲雞

栖

結語讀之救過救忠實謂為日夕淺耳亦未嘗非  
日夕意也。洙曰新滿刻銘云衛宏載傳呼之節較

而未詳注衛宏著漢儀使夜滿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  
趙曰傳呼淺謂傳呼在晝不若夜之遠也洙曰高士廉  
每有獻納必焚其藁夢弼曰晉羊祜皆傳嘉言謙議焚  
其草故世莫聞希曰唐馬周焚章表魏陳羣每上封事

輒削其藻沫曰文選雞登栖而斂翼師曰詩雞棲于  
埘日之夕矣公言騎馬出左掖之時乃日將夕也

### 題省中壁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靜

鳴鳩乳鷺青春深

老健有情此非旌旗日  
腹宮殿風微兩句比

腐儒衰晚謬

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衮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

南金

夢弼曰埤避移切又皮靡切掖乃省中左右掖也  
垣埤皆牆也高曰垣低曰埤謂垣之竹埤之梧皆

長十尋也師曰董賢傳重殿洞門注洞門謂門之相當也  
山谷曰唐省中皆青壁盡雪沫曰腐儒字見漢書通籍

注見前詩退食自公又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趙曰公  
時為拾遺故用補衮事沫曰古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

以報之  
雙南金

春宿左省

鶴曰公為左拾遺屬門下省而門下省在東故曰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

風連西極動二動字相近星動

較奇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

數問夜如何

夢弼曰漢武帝起建章宮有千門萬戶本草珂貝類可以為馬飾通俗文曰馬勒飾

曰珂按唐車服志五品以上有珂傘凡車之制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四品已下去通轡及珂師曰玉珂尊者所鳴之珂或云馬非鶴曰唐志補闕拾遺掌供奉詔疎大事廷諍小則上封事時公為左拾遺

送賈閣老出汝州

鮑曰賈至為中書舍人出守汝州按肅宗紀二年九節度師潰

汝州刺史賈至奔于襄  
鄆而傳不書隱之也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

是送同省

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

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

趙曰賈歷中書舍人而省在日華門西故曰西掖  
鷓鴣曰艱難歸故里蓋賈乃河南洛陽人而汝州唐屬河南道  
與河南府又為鄰紫邏汝州山也洙曰青門長安東城  
門也邵平種瓜青門外趙曰漢官儀太守五馬蓋天子  
六馬而諸侯五馬師曰昔王羲之出守永嘉  
庭列五馬後人遂援為太守事二毛注見前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公自注相國製文

冠冕通南極

大體

文章落上台

語壯而險

詔從三殿去碑到百

蠻開

及

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

驛程旅館又喜又悲

不知滄海

上天遣幾時迴

愛之望之祝之願之趙曰冠冕指言張司馬南極指言南海也洙曰文章落上

台謂相國製文也

夢弼曰南都新書大明宮中有麟德殿其殿三面亦以三殿為名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麟

德殿西廂重廊之後門東向白樂天為翰林學士有詩

云三殿角頭宵直人是也詔從三殿去謂詔自翰林院

經三殿而去也或曰三殿謂蓬萊拾翠紫微是也學士直

殿故云詔從三殿去也鶴曰高帝紀百粵之兵服虔注

非一種若今

言百蠻也

###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鵲鵲鵲滿晴沙

陳伏起雷

自知白髮非

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即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

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夢弼曰鵲古有切鵲子盈

切鵲苦矣切鵲和力切正作驚皆水鳥也近侍公自謂為左拾遺也此身那得更無家謂前此轉從賊中寄家鄜州嘗有詩云無家對寒食今既復聚故喜而言也丈人謂卿八丈也才力本作文力卞圖刊作才力青門種瓜注見前此勉卿丈出仕未可學種瓜而隱也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

鍾情語別

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

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

小縱繩墨最是傾側律詩不甚縛律者

江上小堂

巢翡翠苑邊高塚卧麒麟

警策之至可以動悟不特麗句而已

細推物理

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趙曰富貴之家塚前有石麒麟西京雜記五柞宮西青梧

觀栢樹下有石麒麟一枚各刊其脇為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五尺左腳折余曰絆音半馬繫也

朝回日日典春衣

創出高興

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

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

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落不經意

而首尾圓活生意自然有不可名言之妙洙曰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業常醉久人酒綸人皆笑之濟怡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緇袍償之古詩云典盡春衣無可柰尋常行處欠人錢鶴曰賈



詛傳彼尋常之汙漬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故以對七十然江南逢李龜年詩云岐王宅裏尋常見在九堂前幾度聞又未嘗拘以數對也尋常幾度皆俗語希曰詩老夫濯濯毛傳云濯濯猶款款也洙曰馬少憐春日詩云傳語春光道先歸何處邊公蓋用之言相與賞觀莫相違戾此得非語同舍郎乎王彥輔塵史曰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間相唱和其詩有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萼長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著雨胭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脉蓋有家法矣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春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

黃鳥時兼白鳥飛

四句亦自恣肆

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

世相違更情笑覺滄洲遠老大悲傷未拂衣

春殿一作宮殿趙曰

苑外者芙蓉苑之外也曲江在苑北夢弼曰第二三句楊自對桃白自對黃謂之自對格鄭曰判普官切正作拊夢弼曰世說王子敬拂衣而去李商老曰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詩不厭改也

### 曲江值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支落  
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

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

洙曰開元間折右羽林軍置左右

龍武軍以左右萬騎營隸焉芙蓉城連曲江師曰唐諱虎故改龍虎軍為龍武鶴曰如舊注則不見新軍別殿之義案志至德

三載左右神武兩軍賜名天騎今詩作於次年故曰新軍又志云芙蓉園在京城南內築夾城入園中有殿而

曲江又連芙蓉苑駕常遊幸其中亦有殿故曰別殿公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是也鶴曰按貞元間中書門下

奏云中節初賜宴錢給百官宰臣已下於曲江合宴此賜金錢會也漢紀注凡言黃金者真金止言金者錢

也趙曰醉佳人傍者蓋曲江宴時賜大常教坊樂也樂器有名錦瑟者猶寶瑟瑤瑟之謂也

晦日尋崔戢李封

鶴曰正月晦日也唐貞元前以正月晦日為令節詳見樂遊園

題注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散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桑興  
來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杖藜  
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真罕儔每過得  
酒傾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懽況因令節求李生園欲  
荒舊竹頗修修引客看埽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  
已畏空樽愁寫得  
濃至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草牙既青  
出蜂聲亦暖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民  
不貽黃屋憂至今阮籍等熟醉為身謀威鳳高其翔長

鯨吞九州地軸為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

恐莫收濁醪有妙理

閒處復得一語

庶用慰沉浮

夢弼曰記儒有環堵之室

蓬戶甕牖者義曰以蓬為戶以甕為牖洙曰語寢不戶黃曰陶潛夜行途中詩昭昭天宇濶夢弼曰出門無所待謂不待車從也趙曰張平子思玄賦匪仁里其馬宅夢弼曰帝王世紀女媧氏沒有大庭氏至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皆襲庖犧氏之號曰炎帝漢書音義黃屋車上之蓋天子之儀以黃繒為裏也洙曰晉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以酣醉獲免漢紀南郡獲咸鳳為寶晉灼注鳳之有威儀者也夢弼曰崔豹古今注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水族畏之張華博物志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公自注程攜酒饌相就取別鵠曰按唐六典太子左右衛

率府有錄事參軍二人掌監印發付勾稽本隋置唐因之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忘集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程

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入

便懽便承

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及意鍾老栢青義動脩蛇蟄若  
人可數見慰我垂白泣告別無淹晷百憂復相襲內愧  
突不黔庶羞以調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逢窮見  
交態世梗悲路澀東風吹春冰決莽后土濕念君惜羽

翻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鵲聞呼向禽急

甚自矜重  
相愛至此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鶴曰按詩李尊師玄都道士也長安子午谷有玄都

壇又會要云京城朱雀街有玄都觀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手呼兒延入戶  
手持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若無丹青  
陰崖却承霜雪幹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好竒古  
對此興興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  
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歌紫芝曲

時危慘淡來悲風

邵伯溫聞見錄云歐陽公於詩主退之不主于美劉仲原父每不然之公

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仲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之句之類耳公賞其辯東坡志林故人董傳善論詩嘗云杜子美詩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余笑曰此句殆為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為獨苦豈獨畫哉又云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避小靈隱聽林道人論琴瑟極有妙語予雖不通此伎然以理度之知其言之信也杜子美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獨苦也又云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多事業此言學者責能成就也唐人為詩皆量已力以致功常積精思數十年然後各自名家今人不然未有小得於已高視前人自以為無敵然知音之難萬事悉然杜工部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舉世莫知者此所以為



獨苦歟夢弼曰前漢王貢傳序漢興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又皇甫謐高士傳四皓見秦亂作歌曰漢漢高山深谷遙遙烜烜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而肆志

奉陪鄭駟馬韋曲二首

鶴曰鄭駟馬即潛曜韋曲地在長安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  
淶樽須盡日白髮好禁春

反覆

有味石角鉤衣破藤枝刺眼新  
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

鄭曰淶龍玉切本作醪美酒也趙曰沈休文詩憂來命淶樽鄭曰禁車吟切勝也刺七亦切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  
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城

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

鶴曰岑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公同遺補薦其識度清

遠議論雅正時輩所仰宜充近侍當是薦後除參補闕也

窈窕清禁闕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冉

冉柳枝碧娟娟花葉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住一作往

師曰參為補闕屬中書居右署公為拾遺屬門下居左署左為東而右為西故云歸不同也趙僕曰唐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裴炎為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參時補闕在右掖故云隨丞相後也長安志舍元殿前有日華門東有門下省公自拾遺在左闥故云住日華東也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  
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  
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  
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奉贈王中允維

夢弼曰王維字摩詰係遷給事中祿山及陷長安迎置洛陽迫為給

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工皆泣維聞甚悲作詩悼痛賊平下獄以詩聞行在肅宗憐之下遷太子中允自中允三遷尚書右丞維有別業在輞川鷓鴣曰唐志左春坊中允二人掌侍

從贊相版

正啟奏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  
收庾信不比得陳琳

陳琳

猶有草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大家數時時有窮愁

應有作試誦白頭吟趙曰侯景之亂梁簡文帝使庾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橋

及景至信以衆奔江陵梁元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此  
言王維初以祿山之脅受偽命肅宗憐之釋其死下遷  
中允洙曰陳琳避難冀州袁紹初使典文章作檄以告  
玄德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反議曹公父子後紹敗曹  
公得琳愛其才不之責趙曰此言王維在賊中祿山大  
宴梨園樂工皆泣維賦詩痛悼則異乎曹公之得陳琳  
矣鶴曰新舊史皆載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為賊所得  
維服藥取痢偽稱瘡病今曰一病者正言維也師古注  
以為公自言得肺疾只因思君之故非也自維陷賊中  
至此已三年言維戴君之心未嘗有二故終以白頭吟  
喻其不改節也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為  
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感之乃止其詞云淒

淒重淒淒嫁女不須啼願  
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觀省甫昔時嘗客遊此縣於

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

鵠曰江寧郡唐為昇

州公開元末嘗遊此夢弼曰瓦棺寺乃薦福寺也  
晉時有僧嘗誦法華經及終以瓦棺葬之後生蓮  
花二朶於墓其根自古頭而出因號瓦棺寺京師  
寺記曰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齋請朝賢注  
疏顧長康注百萬及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  
開戶往來月餘畫維摩一軀工畢欲將點眸子乃  
謂寺僧曰第一日開看者請施十萬第二日開可  
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請施及開戶先照一寺施者  
填噓俄而果  
得百萬也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

慈顏赴北堂不成語

聖朝新孝理祖席

倍輝光內帛擎偏重宮衣著更香  
淮陰清夜驛京口渡

江航春隔雞人晝秋期燕子涼  
賜書誇父老壽酒賽城

隍

賽城隍俗禮賦亦及此若非別注樂城隍亦不可解

看畫曾飢渴追蹤恨淼茫

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

洙曰一云天語辭中禁家榮到北堂鄭曰淮陰楚州也京

口潤州也洙曰雞人宮中司曉者言許歸江寧隔雞人之間矣秋期燕子涼相期秋時而還也一云竹引赴庭

暗山添扇枕涼十年過父老幾日賽城隍夢弼曰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

多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絕妙曾於瓦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光耀月餘餘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

古金粟如來阿含經曰金沙地下便是金粟如來今云金粟影即維摩圖也維摩居士乃是過去金粟如來。

賽城隍本作樂城

隍先生定作賽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  
老去新詩誰與傳碁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

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幽一作尋夢弼曰釋氏要覽袈裟者

從色彰施也梵言迦羅沙曳華言不正正色四分律云一切上色衣不得蓄當壞作迦沙葛洪撰字苑始添衣

字言道

服也

憶第二首

公自注時歸南陸渾莊  
夢弼曰陸渾屬洛陽

喪亂聞吾弟飢寒傍濟州人稀書不到兵在見何由憶

昨狂催走無時病去憂

謂其弟如狂催我走也其時其弟必病當其憂我若病去體具

難言之

即今千種恨惟共水東流

師曰濟州屬山東鄭曰禹貢有濟河此因

水名

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故

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斷絕人煙久東西消息稀

宋曰河南

東都也時安慶緒棄走河南已復夢弼曰鄴城相州也為安慶緒所據九節度以兵圍之鶴曰以弟在濟陽故



喜河南  
之定也

得舍弟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

卒然喜恨之意備此兩言第言他鄉之勝而故鄉之亂可

知直為心厄苦久念與存亡汝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

舊犬知愁恨垂頭傍我牀

創意苦甚亦不可靖洙曰李陵書注辭房謂妻去室也夢

弼曰晉陸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機在洛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齋書取消息不犬搖

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夢弼曰按唐書李升字公度隴西人父岑嘗為水部郎官

柳宗元先友記舟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  
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出為  
刺史廢痼卒李肇國史補李舟嘗與妹書曰釋迦  
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  
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  
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騏驎兒尤異是龍脊李  
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年不必須白晢十五  
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衆中每  
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乾元元年  
春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

斂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碧藹藹咸陽都冠蓋

日雲積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天子正

前席歸期豈爛漫

爛漫似是汗漫

別意終感激顧我蓬屋姿謬

通金門籍小來習性懶晚歲慵轉劇每愁悔吝作如覺

天地窄羨君齒髮新行已能夕惕臨歧意頗切對酒不

能喫迴身視綠野慘澹如荒澤老鴈春悲飢哀號待枯

麥時哉高飛燕絢練新羽翮長雲濕裊斜漢水饒巨石

無令軒車遲衰疾悲宿昔

夢弼曰代山名豪大也渥於角切注於瓜切水名漢禮樂

志馬生渥洼水中趙曰左傳丹豎曰有君子白晳鬚秦  
曰二男兒公自言其子宗文宗武也鵠曰是年京師始  
收復詔免陷賊州三歲稅天下非租庸無輒役使故云  
萬姓安宅也趙曰列女傳老萊子孝養二親著五色綠  
衣卧地為小兒啼戰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  
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  
望沫曰詩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夢弼曰咸陽即長安也  
太夫人謂舟之母也汝翁謂舟之父也趙曰後漢尚書  
郎直宿於建禮門奏事明光殿下筆為詔詰出語為詰  
令在唐則中書舍人也晁曰凡掌制詰必有草故謂之  
起草夢弼曰公時為左拾遺得通籍禁省通籍義注見  
前沫曰易繫辭吉凶悔吝生乎動乾卦夕惕若厲無咎  
黃常明詩話教物以箇謂食為喫甚近鄙俗獨杜屢用  
峽口驚猿聞一箇兩箇黃鸝鳴翠柳却遶井邊添箇箇  
送李校書云臨歧意頗切對酒不能喫又樓頭喫酒樓  
下卧但使殘年飽喫飯梅實許同朱老喫蓋篇中大槩

奇特可以映帶者也。沫曰：老鴈公自喻時，燕喻李校書也。趙曰：緒白馬賦，別羣超羣，絢練愛絕。注：絢練疾也。修可曰：褒斜，漢中谷名。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首尾七百。里鄭子真耕谷口，在此。漢順帝罷子干道，通褒斜路。斜余遮切。鶴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注：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沫曰：古詩：思君令人瘦，軒車來何遲。

偁側行

公自注：贈畢曜。彥輔曰：一云：偁側行詩中，亦作偁側。偁側字出西京賦：駢闐偁側，晨夢。

弼曰：畢曜有文集，行于世，與公相善，為詩酒之交。上林賦：偁側沁滯，注：相迫也。

偁側何偁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憐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澀如棘。我貧無乘

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得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力  
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急雨春風顛  
睡美不聞鐘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  
天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憐焉能終日心  
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已落況我與子非壯  
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  
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希曰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力梁莊蕭家本無實又二字夢弼

曰請急謂請假也朝省官出入於禁門首有簿籍載姓名掌門者會驗名籍得以通出入也宋曰韓集感春詩

注辛夷樹最高江南地暖花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木筆北人呼為木筆南人呼為迎春夢弼曰莊子彼遊方之外者也趙曰真宗間近臣唐酒價幾何衆莫對丁晉公奏曰每斗三百文上問何以知之丁引此詩以對上大喜曰子美詩真可為一代之史也

題鄭十八著作丈

鶴曰度以至德二載各敗台州司戶。傷悼之作謂之題何也

台州地闊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淚

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

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

詩相拽蓋實事恨水愁亭非語耳

賈生對鵬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公懷直道

也霑新國用輕刑禍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

此語  
深悲

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

洙曰第五橋  
皇子陵皆在

長安城外乃會別之地也夢弼曰漢賈誼為長沙王太  
傅有鵬飛入誼舍誼自傷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此  
以比虔之遷謫也漢蘇武為中郎將使匈奴單于使武牧  
羶北海上武杖漢節牧羊留十九歲而還此以比虔為  
賊臣所劫而不附賊也卞圜曰也霑新國用輕刑也音  
夜洙曰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一曰刑新國用輕典夢  
弼曰漢禍衡有才辨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後為江  
夏太守黃祖所殺注詳見前按鄭虔初有告其私撰國  
史生謫十年至於賊中被囚幾死而又貶故憂其如禍  
衡之遭殺也神仙傳傳說上據箕尾為歲星降東方朔  
傳說死後有此宿東方朔生無歲星武帝內傳西王母  
使者至朔死上問使者對曰朔是木帝精為歲星下遊



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此言以度之才而不見用於當時也洙曰晉車胤貧不得油夏月囊螢照書讀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荆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心苦

怨調使人淒然終鮮之痛惜於脊令死喪之喻古未有如此句之苦者非深痛不能道 骨肉恩書

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洙曰周景式孝子傳曰古

有兄弟念欲分異出門見三荆同株接葉連陰嘆曰木猶欣聚況我而殊哉又陸士衡豫章行三荆歡同株注

昔有田廣田真田處兄弟三人欲分其夜庭前三荆便枯兄弟感嘆遂不分樹復榮茂世說人問顧長康哭桓

宣武之狀如何曰鼻如廣莫風眼如懸河決聲如震雷破山決如傾河注海

贈畢四曜

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卑飢寒奴僕賤顏狀老翁為同

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洙曰謝靈

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夢弼曰江淹字文通鮑照字明遠皆有詩名按玉嘉後集有曜詩二首趙曰唐中宗嘗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公蓋用此言己與畢各有子以傳其家學也舊注引伯適無兒事非

義鵬行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栢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

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換

孤影數哮來九天修鱗脫遠枝巨額圻老拳

此奇事適使子美聞

之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已皆穿

生雖滅衆雖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

實驚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近經

潘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

與分亦在顧盼間聊為義鶻行永激壯士肝

趙曰家語孔子見羅

者所得雀皆黃口也鄭曰拔練結切拗拔也嗽古弔切  
深聲也嗽許文切時可曰石勒與李陽隣居爭涇麻池

日相毆擊及貴乃召陽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夢弼曰劉禹錫嘗曰作詩用僻字須有出處嘗讀杜員外巨擘拆老拳意恐無據及讀石勒傳乃知子美豈虛言哉洙曰鷲擊鳥鷹鷲類也詩兄弟急難鷲曰滴水在長安杜陵洙以律切洙曰蘭相如怒髮衝冠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鄠曰鄠縣屬長安鄠侯古切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迴鞭却走見天子  
朝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騮奇絕代乘出千人萬人愛  
一聞說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駕駘輩

自傷所乘皆駕駘也

頭上銳

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

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

髻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

余曰秦欲伐蜀而無路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

糞成金使蜀迎與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路  
纔通遂伐蜀取其國因號所開之山曰金牛希曰按唐  
志金牛漢中縣名余注乃揚雄蜀土記所云也趙曰肅  
宗即位靈武故迴鞭見天子則自漢水而來靈州急難  
材如玄德之的盧一躍三丈過檀溪以免劉表之追劉  
牢之馬跳五丈澗以脫慕容垂之逼也伯樂相馬經耳  
欲銳而小如削筒洛陽大道時再清謂已收復東京矣  
沈曰相馬經鳳臆龍髻言馬肖如鳳馬鬣如龍真良馬  
也

端午日賜衣

宮衣亦有名

謂亦與賜衣之列有名字也

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

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意內稱長短賜衣

孰非如此別是着得好寫得著故自濃厚耳

終身荷聖情

夢弼曰說文絺粗葛也給細葛也漫

史詩話杜詩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自天當暑乃全話也東坡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可謂青出於藍矣

酬孟雲卿

夢弼曰袁郊甘澤謠陶岷彭城子孫也開元間宅崑山豐田疇遊江湖製三舟

一自載二賓客三飲饌與進士孟彥深樊口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人置僕妾女樂一部奏清商曲於江湖中時號水仙按公集有解問詩孟子論文更不疑自注云校書郎孟雲卿即是也又有湖城

遇孟雲卿詩鶴曰時公自為華州司功是詩蓋別雲卿而作也

樂極傷頭白更深愛燭紅相逢雖哀哀告別莫忽忽但

恐天河落寧辭酒盞空明朝牽世務揮淚各西東

趙曰哀哀

相繼之意字出晉書張華讀史哀哀可聽魯曰張芳云忽忽不暇草書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自

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

事

十國曰西京記長安西域有門三中日金光門公去長安日陷賊中繼家歸鳳翔竭肅宗行在

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鶴曰按史雖不載移掾月日而公集有七月代華州郭

使君進職冠狀矣。乾元元年夏六月出  
為華州司功冬以事之東都以來所作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近

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趙曰公昔

由此道而歸鳳翔是為歸順正值胡在西郊也夢弼曰  
近侍歸京邑公言為左拾遺從還京師移官豈至尊言  
移官非天子意乃讒邪毀傷之  
也師曰漢武帝宮中有千門萬戶

### 題鄭縣亭子

鵠曰鄭縣  
隸華州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嶽連臨大路  
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羣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



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夢弼曰岳蓮謂西岳蓮花峰也華山

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因名華山陝華間有地名大路晉書檀道濟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是也長春謂長春宮在同州朝邑縣去鄭亭子才一舍耳

望嶽

鶴曰西岳在華州

西嶽凌嶒竦處尊諸峯羅立似兒孫

奇

安得仙人九節

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枯通天有一

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夢弼曰峻力膺切增才登切山

觀列仙傳王烈曾投赤城老人九節蒼藤竹杖行地馬不能進三峰記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教斛明瑩

如玉俗呼為玉女洗頭盆窠宇記華陰縣有車箱谷深  
不可測又華山記山下西南入谷口至天井天井纔容  
人上可長六丈餘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牖趙叟曰  
華山記箭筈峯上有穴纔見天攀緣自穴中而上有至  
絕頂者洙曰白帝西方之帝趙  
曰梁昭明太子詩降道坊真源

###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七月六日苦炎熱

此與天歷三年  
調玉燭又別

對食暫餐還不能每

愁夜中自足蝸況乃秋後轉多

蠅

本屬無稽  
筆縱至此

束帶發狂

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

踏層冰

趙曰蔡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餐蝸者蟻蟲中  
原有之南中無有韓退之謫南方及其歸也有

詩曰照壁喜見蝎則每以得歸為念故喜蝎許靖切一作長愁夜來皆是蝎沫曰薄書期會字見漢書夢弼曰東方朔神異經云北方有層冰萬里

雨晴

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柳行疎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鴈入高空

初月

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凡

詩

未嘗無所託第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不如註者之謬

暗滿菊花園

句句欲比却如何處此結句夢弼曰敝升古塞外喻肅宗即位於靈武也已隱暮雲

端喻肅宗為張皇后李輔國所蔽也魏奉曰夏鄭公殊評老杜初月詩敝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為意主肅

宗鄭公善評詩者也

###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鶴曰時安西節度李嗣業也通鑑是

年八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淮西魯靈鎮西北庭李嗣業等七節度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以李光弼王思禮助之時安西又更名鎮西步弼曰關中即長安也春秋元命苞秦川西以隴關為限東以函谷為界謂之關中

四鎮當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老

馬夜知道蒼鷹飢著人臨危經久戰用意始如神鶴史曰

地理志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國故謂之四鎮夢弼曰韓非子管仲從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藏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沫曰晉載記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飛著直畧切

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第言令肅亦不足道竟日留歡樂城池未

覺喧

九日藍田崔氏莊

鶴曰藍田在長安之東南華州去八十里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

笑倩傍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

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

此詩經誠齋說盡舊曾手寫誤作好

把便覺情性甚遠因贊其妙。洙曰宋玉九辨悲哉秋之為氣也夢弼曰列子孔子見榮啓期鼓琴而歌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洙曰晉孟嘉為桓溫參軍九日從溫宴龍山風吹嘉帽落溫命孫盛為文嘲之三秦記藍田有洲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合溪谷之水為藍水地理志藍田山出吳王因名玉山晏曰兩峯指秦山華山謂玉山與此二峯峙立也夢符曰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後山詩詰孟嘉落帽前世以為勝絕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

學可致正須胷中度世耳城齋詩話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惟杜子美九日東坡煎茶二詩耳如子美九日詩云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不徒入句便字字對屬又第一句頃刻變化才說悲秋忽又自寬以自對君自者我也差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將一事番騰作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為風流少陵以不落為風流翻盡古人公案最為妙法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非筆力拔山不至於此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則意味深長悠然無窮矣

崔氏東山草堂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磬響

落日更見漁樵人

漸覺渾成天趣自見。杜詩七言每縱亦是一體。

盤剝白鷄

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何為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

鎖松筠

因草堂念維本是菑然悄語少放若弔古耳夢弼曰長安志藍田縣東有白鷄谷谷有翠微寺谷

口出果又縣南有青泥水魏署青泥軍水經注青泥驛在縣郭下鶴曰王給事王維也舊史載維為太子中允復拜給事中晚年得宋之間藍田別墅在輞川詩意謂維有此別墅却再仕朝廷遂令門鎖松筠不如我之放蕩也

寄高三十五詹事

鶴曰高適肅宗奇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輔國惡其才毀

之下除太子少詹事



安穩高唐事兵戈久索居時來知宦達歲晚莫情踈天

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

洙曰記于

夏曰吾雖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夢弼曰李令伯陳情表臣本圖宦達洙曰蘇武傳天子射上林得鴈足上有繫

書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 遣興五首

朔風飄胡鴈慘澹帶沙磧長林何蕭蕭秋草淒更碧北

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馬知南隣客九月猶絺綌

洙曰左太

冲詩南隣擊鐘磬北里吹笙芋葛之細曰絺綌曰絺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  
騁弓金爪鎬白馬蹴微雪未

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宋曰秦武

安君白起長陵人也頭小而銳趙曰詩明發不寐夢弼曰詩騁騁角弓一作解思營切角貌鎬丁歷切矢鋒也金

爪鎬言箭鏃之利如金爪然蹴于六切躡也詩並驅從兩狼

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府

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前列其才

後惜其勢洙曰莊子人間世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前漢兩龔傳勝不受王莽召不飲食而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虜薰以香自燒膏以

明自銷龔生竟天其年非吾徒也洙曰故事凡拜相府  
縣戴沙填路自宮城至其第名沙堤東坡志林明皇雖  
珠蕭至忠然常懷之侯君集云踏磴至此至忠亦踏磴  
者邪故杜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

猛虎馮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脚忽

看皮寢處無復晴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

洙曰曹操

縛呂布布曰縛太急操曰縛虎不得不急也立之曰左傳譬之禽獸吾寢處之矣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總麻百夫行送

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省束縛去亦得歸山岡

曠然世外

之見沈著痛快夢卿曰吳志諸葛恪傳吳孫峻殺恪以韋席裹其身而築槩其腰投之於長陵石子岡

遣興三首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客

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生涯

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洙曰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

高高上無柰天路安可窮  
顧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避

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仰者

雲中鴈禽鳥亦有行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煙  
塵阻長河樹羽成臯間回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丈夫

貴壯健慘戚非朱顏

是結意愈寬意愈痛夢弼曰烟塵阻長河也兵輦洛也樹羽旌旄也

漢志成臯屬洛陽

貽阮隱居

昉

陳留風俗衰人物世不數塞上得阮生迥繼先父祖貧  
知靜者性自益毛髮古車馬入鄰家蓬蒿翳環堵清詩  
近道要識字用心苦尋我草廛微褰裳踏寒雨更議居

遠村避喧甘猛虎足明箕穎客榮貴如糞土

夢弼曰晉阮籍字嗣

宗陳留尉氏人其族系盛號為南北阮當世推為人物第一鶴曰陳留乃汴州塞上謂秦隴今阮昉居于塞上而陳其父祖之所出也夢弼曰高士傳張仲蔚之所居蓬蒿沒人記儒有環堵之室公詩意謂車馬往來唯入鄰家而昉之室但環翳蓬蒿耳沫曰劉棻從揚雄學作奇字劉歆觀之曰空自苦蒙弼曰唐人詩多綺麗惟昉詩有理趣蒙曰昉善篆隸故云識字用心苦字一作子沫曰箕山潁水許由巢父隱處也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一作奉寄

兩院遺補

去歲茲辰捧御牀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走傷心地

正想氤氲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顚倒著衣裳

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

鶴曰杜審言守歲侍宴應制詩季冬

除夜接新年帝子王臣捧御筵此用其意與字余曰唐上官儀傳蓮羽鵲驚沫曰欲知趨走傷心地言為華州掾趨走參謁郡將也正想氤氲滿眼香懷想御爐之香烟也趙曰詩東方未明顚倒衣裳公言行役之迹也山谷曰至日詩愁日愁隨一線長釋者謂歲時記云宮中以紅線量日影至日日影增一線而唐雜錄謂宮中以女工按日之長短冬日後日晷增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此說為是。憶一作認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動爐煙上

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兒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

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白滿山

趙曰唐拾遺掌供奉諷諫洙曰漢高

祖隆準而龍顏鶴曰唐儀衛志朝日殿上設黼衣隔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趙曰時公在外不得預至日朝賀思憶去年為拾遺供奉故為之腸斷也詩說雋永云王性之嘗見唐本杜詩愁對寒雲雪滿山乃白滿山也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

宴飲散因為醉歌

夢弼曰按唐志湖城縣屬虢州地有鼎湖即黃帝鑄鼎于此也

趙復曰公背冬涉春出潼關東征洛陽道而史不書豈以公事行耶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湖城城北一開眼



駐馬偶識雲卿面向非劉顥為地主嬾迴鞭轡成高宴  
劉侯歡我攜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終今夕  
休語艱難尚酣戰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牕素月垂文練  
天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豈知驅車復同軌  
可惜刻漏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雞鳴淚如綫  
趙曰左傳地主致餼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  
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夢弼曰是年九月九節度  
兵伐賊安慶緒于鄆故云趙曰寒盡春生洛陽殿使謝  
惠連春生鵲鵲句法夢弼曰長安乃西京有九衢三陌  
洛陽乃東都也沫曰張衡古別離曲鷓鴣鳴庭樹客子  
振衣起別淚落如綫相顧不能止夢弼曰綫一作霞

閬鄉姜七少府設繪戲贈長歌

夢弼曰唐志閬鄉縣屬陝州潼關在

其邑閬音文又音氏字正作閬後漢建安中改作閬趙度云閬鄉度湖城兩舍經閬鄉湖城公日南

邁也

姜侯設繪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漁不易得  
鑿冰恐侵河伯宮饕人受魚鮫人手洗魚磨刀魚眼紅  
無聲細下飛碎雪有骨已剝膚春葱偏勸腹腴愧年少  
軟炊香飯緣老翁落磑何曾白紙濕放筋未覺金盤空  
新懽便飽姜侯德清觴異味情屢極東歸貪路自覺難

欲別上馬身無力可憐為人好心事於我見子真顏色

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為今相憶

情致婉然。渡叟詩話子美詩善七

少府設罾戲贈長歌首章云善侯設罾當嚴冬昨日今  
日皆天風乃知慳風憤雨之句自古有之偏勸腹腴媿  
年少山谷謂腴魚腹下肥處也夢弼曰抱朴子馮夷華  
陰人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周禮天官有內饗外饗  
掌割烹逆異記南海有鮫人室水居如魚善織綃刺都  
哇切所剉也甯平聲又即委切沫曰七命云范公之鱗  
出則九溪賴尾丹腮紫翼青鬚命支離飛霜鈔紅肌綺  
散素膚雪落希曰禮記冬魚腴說者謂冬時陽氣下在  
魚腹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云腴燕人膾脰方寸切  
其腴以獻貴者蓋古風也夢弼曰偏勸腹腴媿年少詩  
意謂少府獨以腹腴為公勸而公食腹腴媿不及於年  
少也沫曰詩既飽以德大臨曰左傳必嘗異味師曰真

顏色謂  
非偽也

戲贈閭鄉秦少府短歌

去年行宮當太白朝迴君是同舍客同心不減骨肉親  
每語見許文章伯今日時清兩京道相逢苦覺人情好  
昨夜邀惟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

謂不如去年之樂  
銳曰至德二載

肅宗駐蹕鳳翔地志鳳翔郿縣有太白山秦曰乾元元  
年代宗收復兩京止各曰多才依舊能潦倒注引嵇康  
傳淺陋乃魏天保以後重更事謂容止蘊藉者為潦倒  
出此也夢弼曰北史崔暕傳暕質白善容止神采巖然  
自天保以後重更事謂容止蘊  
藉者為潦倒而賸終不改焉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員外館公自注甫赴華

州日許寄員外茯苓鶴曰館字公權華州華陰人代宗即位館自賊中冒難赴行在除起居舍人知

制詔歷司

勳員外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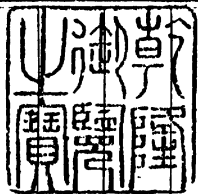
寄語楊員外山寒少茯苓歸來稍暄暖當為斲青冥翻

動神仙窟封題鳥獸形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率然語不

可俗。夢弼曰本草茯苓二月採斲株玉切以錐刺地也師曰史記龜策傳茯苓在菟絲之下狀如飛鳥之形

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悄兔絲去之即籍燭此地火滅記其處明日乃掘取入地四尺至七尺得矣唐曰本

草茯苓以鳥獸形者為尚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四